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一

賦

灔澦堆賦

世以瞿塘峽口灔澦堆爲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

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

江會百水而至於夔澦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

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

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嶮悍

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爲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

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
可以意拂唯其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
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今
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
觀乎灔澦之崖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
固有以也蜀江遠來今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
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
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灔澦
之下喧逐震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之西
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

而不可取矢盡劙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屈原廟賦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爲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爲心

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
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噭噭其怨
慕兮恐君臣之愈疎生旣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
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
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歷
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
無所歸兮獨惄惄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
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自子之
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
隨俗變化斲方以爲圓龜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

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子爲非
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
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
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
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子
所安兮

昆陽城賦

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帳
樓櫓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寃其未改彼野
人之何知方樞樻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

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
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
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
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而未艾始憑
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者
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
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
獻瑞一朝而成羣今紛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
生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待
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後杞菊賦

并敘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爲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醬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繆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

後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盃酒之不
設攬草木以詎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
設麥飯與葱葉井丹推去而不覩怪先生之眷眷
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
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
糠穀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
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爲糧以
菊爲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
乎西河南陽之壽

服胡麻賦

并敘

始余嘗服伏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伏苓
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爲胡麻道士
言服麻是也旣而讀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蝨一名
方莖黑者爲巨勝其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爲脂
麻信矣又云性與伏苓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
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
賦以荅之世間人聞服脂麻以致神仙必大笑求
胡麻而不可得則必求山苗野草之實以當之此
古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者歟其詞曰

我夢羽人頎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

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
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蝨其莖方兮夜
炊晝曝久乃減兮伏苓爲君此其相兮我興發書
若合符兮乃淪乃蒸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
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
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
怪迂兮槁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
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
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
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

絕如縷舞幽壑之萍飄江孔井之勞婦蘇子愀然
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
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
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艤千里旌
旗蔽空釀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
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俛魚蝦而友
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
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

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旣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

草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
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
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
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
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
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
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飈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
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
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
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東坡全集卷之二
黠鼠賦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嚙嚙聲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于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說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

計中驚脫兔於處女鳥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
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
未見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
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
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蠻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
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
之作

秋陽賦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
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